

马潜龙走国

聂田盛 杨 微 编写



马潜龙走国（下）

聂田盛 杨 微 编写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）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阜新市印刷总厂印刷

字数：158,000 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7.125 插页：2

1988年1月第1版

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433

责任编辑：耿 瑛

插图：李钟录

封面设计：李钟录

ISBN7-5313-0200-4/I.188

定价：2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原名《马潜龙走国》为现存传统评书中唯一晋代书目，史无其事，系说书艺人仿效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刘秀走国》编纂而成。该书曾在民间广泛流传，影响深远。书叙国丈王墩篡位，幼主潜龙走国故事。内中既有缠绵悱恻的爱情描写，又有金戈铁马的战争场面，且有许多传奇色彩浓重的情节，如：马潜龙遇风飚千里，昆山县邢赞求甘霖，巫山谷磁石吸铁甲，灵鹦鹉奋臂扫王龙，淮南郡二女反王墩，沔水滨百鸟掩千军，善都国求贤遇莽汉，连营寨偷头错杀人，晋太子女装脱险又遭险，陶丽春含愤丧生再复生，黄宗道十路兵围汉中府，丑娘娘单刀匹马杀四门，玄真观解贲奇谋盗解药，南天牢一日同押双太子等等，巧象环生人物个性，细节生动，扣人心弦。全书结构跌宕，鲜明，语言幽默风趣，具有极强的可读性。

第二十一回 校军场许江耀武 彩山殿替身中箭

查威听身后有马蹄声，忙拨马回身。来人其快无比，探身挺枪“刷”地刺来，“嘭！”正挑查威右袖口熊蹄子上：

“断你右爪！”

查威惊慌撒手，熊蹄子飞出老远。那人扳枪头现枪攘，“嘎”又向他左袖口扫去！

“去你左爪！”

左袖上熊蹄亦被打落尘埃。查威不知所措。那人不再进招，勒马言道：

“你虽言较量兵器，怕你无信，故先去尔两爪。你以暗器连伤四人，狠毒至极，某家不得不防。”

查威气得哇呀怪叫，喝道：

“报上名来！”

“你先报上名来！”

“某乃查威。你是何人？”

“某乃徐州阎武。”

查威让许江两枪打去锐气，心里没底，想以势压人：

“阎武，某乃黄国师之亲师侄，你要小心了！”

许江心说，我的势力比你还大：

“查威，某乃大太子之岳丈，当今皇上的亲家，正经八

叛的皇亲国戚，你更要小心！”

查威不由一愣，这个仗不好打，他的身手太快，身分又太高，打不赢他，我当不成元帅，连师叔都跟着栽跟头；打赢了他，得罪太子，得罪皇上，我当上元帅，也没什么好果子吃。最好是跟他动软的。想到这里，他收起怒容换做笑面言道：

“小可不知，适才多有冒犯，望乞壮士海涵。您既为皇亲，自有荣华富贵，身临校场，反倒有污身分。请您看在黄国师面上，容让小可三分。您退出校场，让我夺了这魁首，事后定至台前请罪。”

许江哈哈大笑：

“我不要你请罪，只要这帅位。”

“这个……，那也不须比试，小可只欲战败天下群雄，帅位甘愿拱手相让。”

“不必相让，我要凭武艺校场夺帅，场上无分贵贱，你不抬出黄宗道唬人，我也不会报出皇亲身分。现在你让我镇住了，也是多余。你欲胜天下群雄，请以胜我为始。如败在你的铲下，某家打马就走，决不留在京师倚势找你麻烦。”

“刀枪无眼，尚请皇亲三思。”

“你今已是一只断爪狗熊，还让我三思什么？看枪！”

许江不再跟他罗嗦，拧枪便刺。查威也被激得来了劲。阎武，你一点儿不进盐酱，我也只好硬拼，先把你打下马来再说。凭着我师叔的权势，谅你也无奈我何！他挥铲相迎，二人战在一起。

查威功夫果然不弱，与许江势均力敌。鏖战五十余回合，直杀行马鬃毛打络人鼻洼见汗，谁也胜不了谁，外面看热闹的都看呆了。

正这时，一个小孩儿挤前面来了。这小孩儿青衣青裤，头上梳两个小抓髻，小塌鼻子，一对雌雄眼儿，生得瘦小枯干，其貌不扬。他在圈儿里乱跑，边跑边相度场上比武的这二位。

只见许江丈八长苗点钢枪二龙出水虚挑左肋，实扎右肋，查威别右镫侧身躲枪，给小孩儿个正脸儿，小孩儿一扬手，“刷！”一道白光直射查威左眼。吓得查威赶忙闭目仰面，许江乘势一个霸王摔枪，将他打落马下。再找小孩儿，没了。

查威站起身形，连扒眼皮带揉眼珠，没觉出受伤来。其实，小孩儿手里攥着九阳烈火罩，这是一种反射力极强的镜子，他四下乱跑是找方位和日老爷儿对光，估算折射角度，好晃查威的眼睛。查威只当是场外发来暗器，却又啥也没有，哪儿也没伤着，他莫名其妙；许江压根儿就没弄明白查威为啥闭眼装瞎擎等着挨打。谁都不知道场外有人做了手脚。查威吃个哑巴亏，窝窝囊囊挨了一枪杆，上马离开校场，直奔建平郡找他师叔黄宗道去了。

许江连胜五将。他不下场休息，要依监考官口谕连胜二十五将一战成功。场外武士一片喧哗，有的赞服他武艺超群，有的责怪他狂妄自大，也有的嗤骂他倚仗女儿以色事人，不知羞臊还跑这儿来臭显摆。王墩乐坏了，御赐金花两枝，命官门使立即乘马到校场内给许江簪插。铁帽子上戴不了，插脖颈里又不牢实，这个小太监还真有主意，把两枝花串儿给绑护背旗上了。许江不觉荣耀，反觉耻辱，心中暗骂：老贼，你以为这是给我添光彩，可天下英雄却会看做这是拿我当猴儿耍，你等着，我得手时一定狠狠收拾你！

许多武士见许江受此殊荣，又确实有本事，先就怯了。

还争什么？别说打不过人家，就是有取胜的希望，把深得宠幸的皇上的亲家打了，怕也捞不着元帅，反落个杀身灭门。反正已在号棚里标名，元帅让给他，咱大小也有个官儿当。得了，休要逞能惹祸，歇着吧。也有不服气的硬汉，恨王墩的豪杰，他们本不是为官职而来，也没想下场，今见许江在场上耀武扬威，都憋着劲儿要战胜这位皇亲国戚王墩的兴头儿，纷纷出马拼死，怎奈又全不是许江的对手。

许江连胜二十五将。执事官喝问：

“阎壮士已胜二十五将，还有出场比试的没有？如无人应战，待试过箭法，阎壮士即是魁首，挂九头狮子烈火印，当招讨大元帅了！”

场外武士喧嚷议论，却再无人出阵。主考官吩咐试箭。只见百步外竖两根高杆，扯起大绳，上面用细线吊起三只金钱。这金钱可不是市面儿花的铜铸制钱儿，乃圆饼形木片涂金，中间儿有个四方小孔，是一种箭靶。许江摘下铜胎铁背鹿筋弓，走兽壶里取出一只柷杆雕翎箭，纫扣填弦，双腿磕飞虎韁，马走如飞，到在百步线下，不看不瞅，“嗖！”羽箭穿孔而过，大绳不动吊线不摇金钱不晃，场外登时金鼓齐鸣掌声如雷。马跑一圈，许江兜马回头，又取一箭搭在弦上。这时，晃查威眼睛那小孩儿又挤圈里来了，找准方位站在那儿。许江马到百步线前，小孩儿一扬手，一道白光直射许江右眼。许江暗叫不好，猛向后仰身，一个铁板桥，贴在马背上躲过白光，就势撒右把卧射寒星，“嗖！”正中悬吊第二只金钱的细线上，金钱落地，赢来震天动地一片喝彩声。

许江鲤鱼打挺坐起，小孩儿又钻后边去了。他和查威一样莫名其妙，不知是谁弄的什么玄虚。小孩儿是谁，后文自

有交待。

许江取出第三支箭来，圈马又奔金钱而去。到在百步线前，他略一迟疑，纵马越线，跑过去了。场外武士和看热闹的百姓俱感惊讶不解，怎么不射第三只金钱呀？有位懂行的还给别人解释呢：

“还射什么金钱！第一箭穿孔而过，第二箭金钱落地，第三箭该是巧射飞鸿了。这回他要射云里飞的鸟雀，还得一箭双雕！你们懂吗？还有个名堂，叫做三箭定太平。”

他也是瞎揣摸。许江将发第三箭，忽然灵机一动，老贼王墩就在彩山殿上，我何不用这支箭把他射死？这才纵马越线，兜圈儿跑到彩山殿前，朝上面抖手一箭，正中王墩颈嗓，老贼应弦而倒。

这下可乱套了。场外众人大喊：

“不好了，阎武刺王杀驾，把皇上给射死了！”

“快跑呀，别跟着吃挂漏儿！”

卢广挥丁丁狼牙棒追拿凶手，四鬼也撤下四门，各摆兵刃率军围将过来。这五位都不是省油灯，许江方才和应考武士拼战多时，还没缓过劲儿来，何况又双拳难敌四手，战不数合即被获遭擒，上了绑绳。再看校军场内，除了踩死的，挤伤的，凡能跑能蹿的，全跑光了。

王墩让许射死了吗？没有。他若这么早就死了，咱这书往下写还有啥劲头儿？头一次比武招贤，海敖连败四鬼，张彪勇胜裒将，邢赞砸死柳雄，校场大乱，吓得老贼犯了抽疯病，昏倒在彩山殿上。这回，他怕再出乱子，多留一个心眼儿。让一名太监粘了胡须，穿上九龙袍，戴上平天冠，坐于龙墩之上，他自个儿扮做一般官员，跑主考棚里卢宾身边坐着去了。许江射死太监，搅了校场，又把王墩吓得三魂出

窃七魄离身，满脸冷汗体似筛糠，连臊水儿都拉拉出来了。老贼回到金殿，立即御审许江。

许江听押解他的御林军说王墩无恙，深悔自己莽撞，闹了个功败垂成，眼看兵权到手，不该节外生枝，如今画虎不成反类其犬，无助兴晋大业还白白搭了自身性命。他在金殿立而不跪，让御林军硬按着跌坐褥下。上面王墩问道：

“阎武，你既为吾儿王龙之岳丈，因何刺杀寡人？”

许江心想，我死了，也得给你们父子造些怨隙，让你们窝里反。他冷笑道：

“王墩，你大违诸朝定例，贬长子于扬州，欲传位于二子。我为太子之计，故欲制你死命。”

“你来行刺，可是我那逆子王龙的主意？”

“你待长子过苛，当朝太子抵不过黄宗道那个杂毛，听信谗言对他妄加贬斥，他以寇仇视你，也在情理之中！”

“你说明白了，倒底是不是王龙让你来杀寡人？”

许江偏不挑明，他绕着弯儿说：

“恨我未能识破你的行藏，有负犬太子之重托。我为门婿而死，也算刚烈，比你信任旁人疏远骨肉强多了！”

这比明说行刺是王龙的主意，更让老贼相信。王墩大怒道：

“好个阎武，助我那逆子谋反弑父，亏朕英明精细，不然定遭你毒手！”

“什么英明精细！你豺狼心性，害玄帝狞狰凶狠，找替身狡诈奸滑，哪象一朝人王地主？我急于事功，一时不察，今落你手，要杀便杀，休得罗唆！”

“无论如何，你我总是亲家。你身为长者，不劝谕王龙尊父知礼，反助他胡行，也算不得什么正人君子！”

“呸！兴你杀门婿篡大位，就兴我刺亲家夺皇权。这是你们老王家的门风，我不过跟着学样而已。”

王墩一想，我是皇上，跟他这么打嘴仗，太丢身分了。再审下去，让他抖落个六门到底，岂不更加出丑？他吩咐道：

“推出午门，砍了！”

郭英越听越觉着不对劲儿。这个阎武一脸正气，骂王墩的话语中多有怨恨这老贼弑婿篡晋之词，不象是王龙一伙，莫不是兴晋义师的英雄假借名义？我得把事情弄明白，若真如我所料，还须相机救他。想到这里，老丞相出班奏道：

“万岁且慢。大太子纵然心怀不满，也断不至派人校场行凶。这里边大有蹊跷。”

王墩也觉着王龙没那么大的胆子，见郭英持异议，他更加迟疑，当下问道：

“依卿所见，该当如何？”

“可将此人交大理寺详审。察明案情，弄清他的身分，再斩不迟。”

“就依爱卿。”

许江被带到大理寺，三推六问，他一口咬定是王龙岳父，确为替大太子争夺皇位，才借比武招贤之机混进校场刺杀王墩。大理寺正卿问不出旁的来，只好依许江所供上奏。王墩吓病了，已三日不朝。黄门官送进奏折，他也没多大兴趣再问，批了个：“立即斩首。”又派镇京元帅卢广带着圣旨率五百御林军去扬州捉拿大太子王龙。

王龙听说跟着岳父背了这么个黑锅，傻了。他哭天抹泪地讲了纳妃经过，把那难割难舍的心头肉阎姣也交将出来。卢广问道：

“阎姣，你父阎武究系何人？”

“阎武是什么人？小奴不知。”

“焉有女儿不知父亲底细之理？”

“这个……，他本来就是小奴不知底细的父亲，我是他不知底细的女儿。”

卢广一听，这都不是人话，怒喝道：

“大胆！阎武刺王杀驾，已犯灭门之罪。你不从实招来，立地就得坐木驴！”

“唉呀！阎武不是小奴的父亲，他是嫖客！”

王龙一听，怎么，王妃还有嫖客？我这脸可露大了。又听阎姣哭喊道：

“大人，我不是阎姣，我是佛动心啊！”

王龙胡涂，卢广更胡涂，他耐住性子说道：

“你不必惊慌，且把细情慢慢讲来。”

佛动心讲了毗陵遇阎武，假冒父女哄骗王龙之事。卢广一听，闹了归齐，佛动心真不知道阎武底细，这还是桩无头案。王龙倒挺高兴：

“卢元帥，依佛动心所供，可证实这阎武刺杀父皇，是他处心积虑，久有此意，决非与小王合谋。”

“大太子，圣上召你进京，你亲去殿前辩解吧。”

王龙死活不敢去，拿出许多珍宝贿赂卢广，求他多加美言，只说自己吓个半死，瘫病在床，无法成行。又派贴身太监赶忙进京去给郭英送信，请老丞相在皇上面前给他讲情。卢广也不愿意深得罪这位胡涂太子，又得了许多实惠，只带佛动心回京交旨。哪知京中又闹出一场大乱子来。

且说那日大理寺定了案，王墩降旨立斩许江。第二天清早，许江身着犯服，髻胶刷直了头发，身背后插上招子，被

押上刑车赶赴云阳菜市口。他越想越悔，我真是有勇无谋，只望杀死王墩然后振臂一呼，定会得到校场上多数武士拥戴，跟我一起反出京师，诸多细节均未考虑，今日之祸实是自取。大丈夫生有处死有地本不足惜，可叹王娘娘及诸义士还盼我探报太子消息，也不晓太子逃离京师之后可曾平安回去？我死而负晋，实乃无能之辈！一路上，许多恨透了王墩的百姓送酒送肉，他不吃不喝不发一语，直到法场，被绑在桩橛上，兀自闭目不言。众百姓不知他为何愧悔交加，反道他怯了，惹来不少嗤笑之声。

法场戒备森然，长安四门重兵把守。看看天交正午，法场行刑在即，南门外烟尘四起，闯来一彪人马。南门守将是四鬼之一的李天彪，忙命关闭城门，持镋铁棍上了城楼。那队兵马到在近前，见为首一将金盔金甲，外披绿绋袍，面如重枣，卧蚕眉丹凤眼，胸前美髯飘撒，座下赤兔胭脂马，手横青龙偃月刀，大喝道：

“快些开城，我有火急军情面奏圣上！”

李天彪问道：

“你何人？”

来将一阵冷笑：

“不识我面，也该知我名字，某乃镇守南疆半边天，三州九郡兵马总提调，宁州大帅李环麾下先锋官褚雄是也！”

李天彪大惊。李环独霸南疆，兵多将广，王墩谋反，他义不降服，黄宗道亲自去拜会他，请他以大局为重。李环也想，我如兴兵讨墩，南夷必反，外戎入侵，举国受害。这才与黄宗道定下盟约，不反兴朝，也不听宣调，实际上是搞独立王国。他部下先锋官褚雄，人称赛关羽，武艺不亚云长再世，模样真如关羽重生，天下驰名。李环要粮要饷，黄宗道

从不敢打驳回，一方面意存拢络，一方面也是真怕他。老道告诫满朝文武，谁也不许惹这位土皇上。李天彪打量来将长相，真跟画儿上的关夫子一模一样，定是褚雄无疑。他城上躬身问道：

“褚将军亲临京师，有何要务？”

“南夷寇边，军情十万火急，驿报不及，我家大帅命某家兼程来京，面奏皇上。”

“今日长安处决钦犯，请诸将军三声行刑炮响之后再入城面君，如何？”

“杀不杀钦犯与我何干，你莫不是疑我来劫法场吗？”

“哪里，哪里。”

“南疆急务片刻不得耽搁，你让进城我进，你不让进城我也得进！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褚雄大刀一挥，五百多轻骑跃马扬鞭，要破门而入。

第二十二回 冒名汉京都救人 真勇士苍山打虎

李天彪早就听说李环不把兴朝放在眼里，这个褚雄更是从不讲理。他想，我若不开城门，你不用咋呼，就这么五六百名骑兵攻城，那是白费劲儿。可是，真耽误了南疆军情，李环翻脸，褚雄急眼，黄宗道为了平息他们的怒气，还得拿我开刀。我是进退两难，放他们进去不妥，不让进更不行。他正游疑，又听褚雄道：

“守城将军，这样吧：我把人马留下，只带二十随从进去。你如再不开门，那该是怎样结果……，哼哼，你自己掂量着办吧！”

李天彪一看，这可真是给个大面子，我别不识好歹了，忙应道：

“如此甚好！”

他令守军开门，并走下城楼迎请褚雄入城。褚雄留下人马，自带二十随从来在李天彪面前道：

“为免误会，请你派将佐引路。”

李天彪更放心了，忙派五名牙将给他带路。进入城中，带路牙将说：

“褚将军，云阳市口正出大差，我们绕道儿走吧。”

“管他出大差出小差，啥事有我的军情要紧？就从法场

里走！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你等前去报知监斩官，要他让出一条路来！”

“是。”

带路牙将忙去报信，监斩官也懵了。法场里过人马，没听说过。可是褚雄又惹不起，误了他的要务，抓住这个把柄他都敢跟皇上对崩，那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事儿来得太仓猝，连点儿合计的工夫都不容，褚雄到了。监斩官忙命差役赶散看热闹的人群，请护法场的两位京营镇守将军将围兵拢一拢，让出大路。

两位将军和京兵都听说褚雄长得和关老爷一样，想不到今天在这儿遇上了，咱得好好看雷。这些位全无戒心，正呆呆地看热闹呢，褚雄大刀一挥，人头纷纷落地，二十亲随也各舞刀枪，一齐冲入法场。刽子手没等回过味儿来，早让褚雄宰了。当下砍断绳索，救了许江，各自拨马向来路飞驰。许江揪一京兵下马，夺过他的长枪，纵上坐骑，也随褚雄而去。

李天彪请褚雄留下的兵将下马喝茶休息，南兵不下马，更不受款待，里一半外一半，门洞里也满是人，连城门都关不上。他们说话唧哩哇拉，李天彪干脆听不出个数来。两个副将在马上问这问那，李天彪一句没懂，还得硬套近乎。正这时，见街上暴土扬尘，褚雄一骑当头又跑回来了。他吓一跳，谁把这位愣爹半路上给惹翻了？看样子要回去，军机大事也不顾了，这干系哪个担待得起？忙迎上前来问道：

“褚将军，何事去而复返？”

褚雄反手一刀，李天彪被拦腰斩做两截。守门官兵一阵大乱。褚雄带手下人马早已抢出城门，转眼不见踪影。

这个褚雄是小谭庄关彦英假冒名姓。关彦英和张彪那日中了黄宗道迷药，被装入木笼囚车，由王勇、李强押解入京，走到半途，扫帚顶门——出了岔（杈）儿。若问究竟，咱还个绕个小弯儿，由邢赞身上说起。

二王千岁给邢赞改名司马振，留他在胭脂山习文练武，邢赞住有月余，呆不住了。他每天带二十多亲兵山前山后乱溜，没几天，又腻味了。偷着携带数百两文银，要去找太子。亲兵们说：

“少千岁，离山该告诉二王一声才是。”

“不行，老头儿干爹知道了，准不让我走！”

“少千岁是兴朝缉拿的要犯，远行怕是有险。”

“有险没险，也非走不可！我想大哥都快想死了。你们都得跟我去！不是靠你们壮胆儿，是怕你们留下来向老头儿干爹告密。”

他更有心眼儿。二十亲兵只好随他同行。一路上不走正道，钻山越岭，倒也没出什么麻烦。这日到在一座山下。满山树木葱郁，青翠一片，前有一块巨大立石，上凿两个丈余见方的大字：“苍山”。邢赞带亲兵顺盘道上山，只听林中声声惊呼，跑出几个女子，俱都短衣襟小打扮，绢帕包头，大带煞腰。一个个惊慌失措，喊声都岔了音儿，邢赞喝问：

“出了什么事情？”

这些女子说不出囫囵话语，只会讲一个字儿：

“虎！虎！”

邢赞纵马向前，见一只斑斓猛虎扑倒一个姑娘，双爪搭肩正欲啖噬。他抡起铁扁担，喊声：

“大猫别咬人，看我揍你！”

正敲虎后臀上。这虎“嗷”地一声窜出老远。虎为山中

之王，百兽闻声慑服，这话一点儿不假，虎吼声吓得邢赞坐马一个前失，把他掀下地来，他急忙站起。老虎回头，见地上站着个拿扁担的愣汉，心说，老虎屁股摸不得，你怎么还敢打呀？它舍了姑娘，腾身扑向邢赞，邢赞一个老头钻被窝儿，“嗤溜！”仰面贴地皮滑出老远，鲤鱼打挺站起，没容老虎转身，铁扁担铆足了劲儿又是一下，“啪！”打塌老虎后胯。老虎拉拉着腿儿，长声哀号，吓得那马浑身哆嗦。邢赞扔了扁担，纵身近前，抓住虎腿，两臂一较劲儿，“嘿”生生将虎举过头顶，掷出老远，他猛跑急蹿，“嗖！”骑上虎背，抡开皮锤，劈嚓卡嚓，边打边问：

“大猫，你还咬不咬人！”

还咬什么人？老虎七窍流血，脑瓜盖都瘪了。

邢赞舍了死虎，抱起姑娘走出树林。姑娘吓傻了，忘了避讳，双手紧紧搂住他的脖子。那些亲兵和七八个女子，都爬树上去了，这会儿才敢下来，齐问：

“虎跑了吧？”

“它往哪儿跑，早让我凿巴死了！”

他问那几个女子：

“这姑娘和你们是一伙儿的吧？”

“那是我家小姐，我们都是丫鬟。”

“你们快接过去，我不能老抱着她呀？”

那小姐这时才魂胆归身，忙松开搂在邢赞脖子上的双手，挣出怀抱，羞得脸都成了大红布，跑进众丫鬟堆中去。

众亲兵夸赞邢赞神勇，邢赞笑道：

“我斗大猫不是一回了。小时候用斧子劈死过一头，这回又用拳头揍死一头。”

小姐过来施礼，谢邢赞救命之恩。邢赞急躲，摆手说：